



·大学生修养课外读物·

给儿子的信

1

浙江大学德育教研室编

给 儿 子 的 信

[苏]瓦·亚·苏霍姆林斯基 著

序 言

苏联教育家瓦·亚·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儿子的信》一书，是一部具有独特文字风格的教育评论作品，是作者关于青年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以通信的方式，从父亲的角度，深刻而又生动地论述了父母亲如何正确地教育子女；青年应当怎样热爱学习、选择专业，怎样对待劳动和生活；指出了青年在自我教育中应该怎样培养远大的理想、志向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应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观、恋爱观、审美观、自由观和真正的友谊等重要问题。

全书语言深入浅出、精辟风趣，感情真挚动人。无论对于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还是青年学生，都是一部极好的教材和读物。书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我们翻印并推荐这本书作为大学生《共产主义思想品德修养》课的课外读物，目的是为了让大学生们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

浙 江 大 学

德育教研室

1984.6.

苏霍姆林斯基生平简介

瓦·亚·苏霍姆林斯基（В·А·Сухомлинский 1918—1970）是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他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7岁时就已经成为一所农村小学的教师，并以函授的方式于1939年从马卡连柯曾经学习过的波尔塔瓦师范学院毕业。卫国战争期间，苏霍姆林斯基在前线担任过政治工作，后来身负重伤，治愈后转到地方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他的家庭在战争期间遭到了极大的不幸；妻子和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被法西斯匪徒残暴地杀害了。战后苏霍姆林斯基一直致力于教育工作，先后担任中学语文教师、教务主任、中学校长、区教育局长。后来他要求免去他的教育局长职务，同意他回到中学工作。1947年，苏霍姆林斯基被任命为一所农村普通中学——帕夫雷什中学校长。这是一所很平常的中学，战争期间曾遭到严重破坏。20多年来，苏霍姆林斯基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没有离开过教学实际工作，直至1970年去世。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把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叫作《我把心献给儿童》，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孩子们，献给了教育事业。苏霍姆林斯基领导的帕夫雷什中学，后来成了本世纪世界上著名的实验学校之一。

苏霍姆林斯基一生非常勤奋刻苦。他在致力于教育工作的同时，长期坚持教育科学研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40多部书、900多篇科学论文、1000多篇童话、故事、小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教育遗产。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已用世界上30多种文字介绍、出版。他的主要著作有：《个性全面发展的各种问题》、《培养集体的方法》、《学生的精神世界》、

《帕夫雷什中学》、《我把心献给儿童》、《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给儿子的信》等等。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部著作和论文贯穿着个性全面发展的思想。他发展了马卡连柯关于在教育中不能采取“单打一”的方法（如“孤立地”进行德育、智育和体育），认为不能“单独地”通过一种方法去解决教育的全部任务。他指出，不仅不能采用“单打一”的方法，“孤立地”进行教育，而且不能忽视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如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否则促进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就不可能完成。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为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必须采用和谐的方法，和谐地进行教育。他说：“世界上没有比人的个性更为复杂、更为丰富的了。个性的全面进行，道德的完美——这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就象人本身那样的复杂。”

苏霍姆林斯基在《我把心献给儿童》这部著作中写道：“什么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倾注于儿童的热爱。”苏霍姆林斯基为了教育儿童，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他每天早晨4~5点起床，然后离开住处来到自己窄小的校长办公室，一直工作到8点钟——主要是思考问题和从事写作。他写作时总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8点整他准时离开办公室，来到学校的走廊，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苏霍姆林斯基身为校长，始终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他提出了三个口号：到教师中去！到学生中去！到课堂中去！他身体力行，亲自上课，并连续10年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每个儿童都有一个独特的、唯一无二的世界。因此，他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跟踪观察和研究了许多不同家庭（包括工人、农庄庄员、知识分子）的学生在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精神发展问题，先后为3700名左右的学生作了观察

记录。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3700页笔记记载了我的全部教师生活。每一页我都献给一个人——我的一个学生。”

苏霍姆林斯基身为校长，始终坚持听课。每学期他都要听每个教师15节课。除对每一节课做认真的分析外，还要进行综合研究。他对青年教师尤其关心，经常给他们单独进行示范教学。苏霍姆林斯基的身体比较虚弱，有两块弹片一直留在他的胸部未能取出来。但他有时带病一连几个小时同教师谈话。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他在办公室同教师谈话，突然脸色变得苍白，不得不用手捺着胸部，急忙走出办公室，过了大约几分钟，又重新回到房间里来。如果问他：“您怎么了，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就要急忙制止说：“别作声！没什么。”随后又继续谈话。

苏霍姆林斯基把每天晚上都用来整理听课笔记和观察记录，并思考一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学校生活就成了他的创作源泉。他的教育著作，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论述精辟，语言生动，事例典型，被人誉为“活的教育学”，“学校生活的百科全书”。

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教育工作岗位上一直工作到最后一息。病危时，他还在制定新学期的教学计划，给他亲自创办的6岁儿童预备班上课，为报刊撰写文章。

苏霍姆林斯基逝世后，他的著作被编成两种多卷本的教育文集出版了。他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的成就给人们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也值得认真研究、参考和借鉴。

目 录

第一封信	(1)
第二封信	(5)
第三封信	(7)
第四封信	(13)
第五封信	(17)
第六封信	(20)
第七封信	(23)
第八封信	(26)
第九封信	(29)
第十封信	(31)
第十一封信	(36)
第十二封信	(39)
第十三封信	(41)
第十四封信	(43)
第十五封信	(48)
第十六封信	(51)
第十七封信	(54)
第十八封信	(57)
第十九封信	(61)
第二十封信	(70)
第二十一封信	(75)
第二十二封信	(79)
注 释	(85)

亲爱的儿子，你好！

瞧！你也象小鸟一样终于飞出了巢穴，住在大城市，在大学里念书，大概自己觉得已经是一个自立的人了。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肯定，此时此刻的你，正在被急剧变化的新生活的浪花所吸引，是不怎么想家的，不怎么想我和你的妈妈，而且大概也不会感到寂寞。这种思念亲人的心情，恐怕要在稍晚一些时候，当你逐渐对生活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才会产生。

这是我写给远离家乡的第一封信，希望你终生留在身边，把它保存下来，反复地阅读，认真地加以思考。我和你妈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父母的教导总有点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往往说，你们这些老家伙看不见，也不理解我们年轻人所看见和理解的东西。也许事情果真如此……也许你看了这封信以后，顺手就把它扔到很远的地方，以便很少记起你爸妈的那些喋喋不休的说教。那有什么办法，你尽管扔好了。但我只要求你记住，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想起这些教诲的。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是爸爸说得对……于是你将再次感到有必要重读一下这封已经被你忘怀了的旧信。你把它找出来并且从头到尾再读上一遍。因此，我劝你把这封信保存一辈子。

父亲给我的第一封信，我也是一直保存着的。我离开父母身边的那年只有15岁，到克列明楚格师范学院去上学。那是艰苦的1934年。我还依稀记得妈妈送我去参加入学考试时的情景。用一个旧的、但很干净的包袱皮包上从箱子底找出来的、新的粗麻布，再带上一个干粮袋，里边装着几块饼和两瓶炒

豆……

我考的很不错。那时候中学应届毕业生的人数不多，所以也允许大学招一些七年制毕业生。于是我的学习生涯便开始了。难啊，当一个人的肚皮还填不饱的时候，还要学点知识，那真是很难啊！但是，没有过多久，新粮打下来了。妈妈送给我用新收下来的黑麦面烤好的第一个圆面包，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由一位叫马特维的老爷爷转交给我的，他是农村供销社的马车夫。每个礼拜都要进城一次去载运货物。圆面包放在一个干净的麻布口袋里，软绵绵、香喷喷，上面有一层松脆的面包皮。就在面包的旁边放着一封父亲的信，也就是我在这里谈到的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把它作为第一个座右铭，一直保存在身边……信中写道：“你不要忘了，我的儿子，面包这个最起码的生活资料。我是不信上帝的，但是，我说面包是神圣的。让它在你的一生中也永远是神圣的吧！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要知道，弄到这几片面包是多么的不容易。要记住，你爷爷——我的父亲奥梅里柯·苏霍姆林，是一个农奴。他是在手扶着犁的情况下死在庄稼地里的。永远也不要忘本。不要忘了，当你此时此刻学习的时候，有人正在劳动，正在为你提供生活资料。你就是将来学成以后，当上了老师，也不要忘记这个面包。这是要有人类的劳动才能取得的。这是未来的希望，而且永远是衡量你和你的子女们的良心的一个尺度”。

这就是父亲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写的话。是的，另外还附上几句话，说家里领到了按劳动日分配的黑麦和小麦，以后每周都将请马特维老爷爷给我捎面包去。

我的儿子，为什么我要给你写这些事呢？不要忘了，我们的根本是劳动人民，是土地，是神圣的粮食。那些用自己的哪

怕是一闪念、一句话和一个行动对粮食和土地，对哺育我们的人民表示轻蔑的人，都应当受到诅咒……

我们的语言中有成千上万个词汇，但是应当放在第一位的，我认为是三个词儿：粮食、劳动、人民。这是我们国家赖以生存的三根支柱。它是我们这个制度的本质所在。而这几根支柱是如此牢固地彼此结合在一起，既不能把它们割断，也不能使它们分开。如果有人不懂得粮食和人民的意义，他也就不能再当人民的儿子。谁要是丧失人民的优秀精神品质，谁就会成为脱离集体的人，不值得尊重的、没有个性的人。谁要是忘记劳动、汗水和疲劳是什么，他也就不会知道珍惜粮食。如果有人败坏这三大根基中的任何一个，他就不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的内心就会出现霉菌、蛀孔。

使我感到骄傲的是，你知道农田劳动的辛苦甘甜，你知道要取得粮食是多么不容易。你是否还记得，某年五一节的前夕，我到你们班上去（好象当时你正在念九年级）转达农庄机械师的一个请求：放假期间请学生到田里去替一下班，让农机师们休息一下。你还记得吧，当时你们所有的年轻人都是一付不高兴的样子，你们是多么不愿意脱下节日的盛装穿上工人连衫裤，坐到拖拉机驾驶盘的旁边，当一名拖车联络员啊！但是，两天过后，当你劳动完后回到家中，感到自己是一名劳动者的时候，你的那两只眼睛闪耀着多么骄傲的神采！

我是不相信那种我想把它叫作巧克力糖式的共产主义的。说什么一切物质财富极为丰富；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供应；似乎只要一挥手就什么都有了；任何东西都可轻而易举地得到；你想要这个吗，它已经摆在你的桌上了；一切都随心所欲。假如一切都是这个样子，那么，鬼才知道，人将变成甚么样子，也许会变成活腻了的动物吧。幸亏这种情况是不会

发生的。不紧张，不努力，不想流汗和劳累，不经过一番焦急和不安，人们是什么也搞不到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得把手磨出茧子，也得有不眠的夜晚。而最主要的，人们将永远赖以自立的是他的智慧、良心、人的尊严。人们将永远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取食物。田野将永远是一片繁忙景象，细心地照顾那些牲畜和娇嫩的麦苗。让土地打出越来越多的粮食。人们的这种愿望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粮食的根本将永远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对这个根本，每个人都要加以珍惜。你来信说，很快将要派你们到农庄去参加劳动。这是很好的。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非常地高兴。你要好好劳动，不要有负于你自己，也不要辜负爸爸和同志们。干活的时候不要挑肥拣瘦。你要选择那些直接在大田里，在庄稼地里干的活儿。铁锹也是一种工具，是可以用它来大显身手的。

等到了暑假的时候，你可以到我们自己农庄的拖拉机队去劳动（当然，那是在不招募志愿垦荒队员的情况下，如果招募的话，你一定报名去参加）。

“看看麦穗，就可以了解种麦子的那个人。”我们乌克兰的这一民间谚语，你大概是熟悉的。每个人都为自己能给人们作点事情而感到自豪。每个诚实的人都想在自己培育出的麦穗上留下自己的一点心血。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差不多五十年，我深深相信一点，当一个人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这种愿望是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盼望着你第一个大学暑假的到临。到时候我领你去见见邻近农庄的一个老人，他培育苹果树苗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可真算得上自己这一行的名符其实的能工巧匠。他所培育的树，在每一个树枝上，每一片树叶上都浸透着他自己的心血。如果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能象这位老人

那样对待劳动，那就可以说，我们达到了共产主义的劳动境界……

祝你健康、美好、幸福！你妈妈和小妹妹拥抱你。昨天，她们已经给你写过信了。吻你。

你的父亲

二

亲爱的儿子，你好！

你从集体农庄寄来的信已经收到了。这封信使我很激动，一夜未能入睡。一直在考虑你写的这封信，当然也在想你。

一方面，你对那些浪费的事深感忧虑，这是好的。你在信中说，集体农庄有一个很好的果园，然而已经有上十吨的苹果喂了猪。还有三公顷的西红柿剩下来没来得及收获，而农庄主席竟然下令拖拉机手翻耕了这块作业区，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但是，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你的信中仅仅停留于困惑莫解却无所作为。面对这些令人气愤的事实，只是张惶失措。

结果怎么样呢？你写道：“早晨当我看见这块地被翻过了，我的心差点儿迸出来……”那么后来怎么样？你的心到底怎么样了？看来，它是逐渐平静下来了，并且象往常一样平静地开始跳动了。你的那些同学们的心呢，大概谁的心也没有从他的胸膛里跳出来吧！

不好，很不好……你大概还记得，我给你讲过关于塔列兰的事，他是一个极其厚颜无耻、老奸巨滑的政客。他教训年轻人要害怕心灵中的最初一闪念，因为这个最初的一闪念，通常

是最善良的。而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对青年的教导完全跟他不同，我们教育年轻人不要扑灭自己心灵中的第一次冲动，因为它们是最高尚的。你就按照自己内心最初所提醒你的那样去作吧。压抑自己良心的声音，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你养成一种对某件事情毫不在乎的习惯，那你很快就会对任何事情也都满不在乎。不要作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只有这样才能磨炼性格。

你把下边这一段摘自《死魂灵》中的话记到自己笔记本上：“当你告别温柔的青春年华，踏上人生旅途的时候，你要鼓起敢于面对严峻、冷酷事实的勇敢精神，你要把人的一切内心活动随身带上，不要把它留在路旁，不要等到以后再回过头来去拣拾！”①对一个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变成一个睁着眼睛睡觉的人，他有眼睛能看，但却什么也没看见，就是看见了，也不去想他所看到的東西。善与恶在他看来都是无所谓。面对邪恶和虚伪无动于衷，这是最可怕的。我的儿子，它比死亡，比任何最可怕的危险都更为可怕。

人如果没有信仰，不啻一个懦夫，是毫无价值的人。你既然确信，在你的面前发生了丑恶的事情，那就让你的心大喊大叫吧，出来和邪恶作斗争，让真理取得胜利！你问我：“要阻止邪恶，那么，具体地说，我又应当作些什么呢？应该怎样和邪恶作斗争？”我不知道也无意给你开一付药方。假如，我处在你去劳动的那个地方，假如我也看到你和你的同伴所看见的一切，相信我会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的。

你以一种惊讶的心情写道，对这样一些现象，集体农庄的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而且谁也不去注意它。如果你和你的同伴也是那样就更成问题了。永远也不要害怕表明自己的观点，哪怕你的想法是跟公认的准则背道而驰的②。罗丹的这些话你也应

当好好记住。如果我处在你那个位置的话，我会马上和同学们一块儿去找党的组织反映情况，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他们自己收不了西红柿，那么，就由我们这些大学生来收，也不能容许糟踏人类的劳动啊！”如果仍无结果，那就到区委会去。总之，把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进行监督的责任真正负起来！我就不信所有的人对邪恶的事都是那样麻木不仁，对缺点熟视无睹……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在精神发展的阶梯上，你已经攀登到了这样一级，就是不能光是环顾周围的人，看他们在作什么，他们怎么作，你应当独立地去思考，独立地去作出决定。

吻你。

你的父亲

三

亲爱的儿子，你好！

我很高兴，因为你能在来信中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坦率地跟我谈，谈你的思想、疑虑和不安。还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就是在艰苦而又紧张劳动的日子里，夜里十二点上床，早晨五点起床，在这种时候，你还激动地思考这些问题。你说，如果你起来反对那些不良现象，如果你起来为维护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人们将会以一种惊异的眼光看你，把你看成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察觉到了一种沮丧情绪，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你写道：“我感到，思想性在我们这里，人们把它看成是积累一定道德资本的企图。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人们是用怎样讽刺口吻去说思想性这个词：看你的思想性有多强……这是怎么一回事？从前我以极其虔诚的

心情去信仰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每当谈到它的意义，我的心就万分激动，难道今天这意义已经丧失殆尽？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为理想而生活？”

好，我的儿子，这些问题使你焦虑不安，这就很好。我为你，也为我自己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你对周围的人们说些什么和想些什么并没有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思想性、理想，这是伟大的、神圣的词。不管是谁，也不管他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如果企图把人类思想的美加以庸俗化，用市侩的自负和淡漠，用庸人的嘲笑去玷污这个纯洁而庄严的词，他就是对人本身的玷污。思想性，这是真正的人性。你是否还记得歌德的话：“任何人，一旦离开思想，最后剩下的也只是一堆肉。”③我还记得，这句话在你少年时代是怎样使你大为吃惊。你当时还问我：“那么是不是说就变成动物了？”是的，我的儿子，一个人在他的心田里没有了思想，他就开始接近于动物，无异于行尸走肉了。

要记住，我想再对你说一遍，你要记住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惜赴汤蹈火，上断头台，冒枪林弹雨。乔尔丹诺·布鲁诺本来是可以免于一死的，只要他说上一句话：我放弃自己的观点。然而，他没有说这句话，因为一种崇高的思想鼓舞着他，在成千上万无知庸人的嘶叫和嘲笑声中，他戴着丑角的尖顶帽，穿着画有魔鬼像的长袍去承受严刑烤打——他对自己充满崇高理想的信仰感到骄傲，毫不动摇，即使在那遥远黑暗的时代，在他的视野里大概已经看到一支火箭腾空而起飞向广表的宇宙。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只要给“皇帝陛下”写上一封效忠信，沙皇就会宽赦他的性命，但是他没有这样作，他不能这样作。索菲娅·彼罗芙斯卡娅只要说一句，她没有参与刺杀沙皇的计划，她就会被释放的。因为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她是有

罪的。但是她不能这样作，因为对她来说比自己生命更为可贵的是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自由，是消灭暴君。理想能使人勇敢而无所畏惧。

如果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每一个年轻的姑娘都生活得充满崇高的理想，如果理想成为每个人良心的捍卫者，那么，我们的社会无疑将是一个思想、道德、精神都崇高美好的世界。到那时候，正象高尔基所向往的，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将象星星一样。④但是，这一时刻不会自行到来的。需要为它的到来而斗争。最为艰难的事，摆在我们面前，包括我，也包括你和你的孩子们需要去作的事，这就是用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和鼓舞人们。

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我的儿子，是这个世界上比任何东西都美的。我看过一本薄薄的书《献给暴风雨的心》，现在把它寄给你。这是伊朗共产党领导人霍斯洛夫·鲁兹贝赫在法庭上的一篇演讲。总而言之，这个人的整个一生都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对于想要了解共产主义思想之美和真正意义的青年人来说，他的一生，形象地说，是思想性的基本教材。霍斯洛夫·鲁兹贝赫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数学家，他写了很多种科学著作，在他的面前展现着如花似锦的前程。但是，为使祖国摆脱暴政压迫的斗争鼓舞着他，他加入了共产党，多年从事地下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捕了，受到审判。死刑威胁着他。如果鲁兹贝赫请求宽恕，法庭是会赦免他的死刑的。然而，这个共产党员知道，在全国充满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里，他的免于死，将会被同志们看成是一种背叛行为，并且会被诅咒为可耻之徒。于是他说了下面最后的几句话：

“死总是不愉快的，对那些在心里对光明和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更是如此。但是混迹于真理与邪恶之间苟且偷

生，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不足取的。在生命的旅程上，永远也不要失去自己的基本目标。如果生命需要用受辱和被侮作代价去换取，要丧失人格，放弃自己的理想、信仰、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那么宁肯一死也比这些清白得多，崇高得多。我独自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我要沿这条路走到底……。我不认为自己是应当受到惩罚和犯有死罪的人。但是。我做人的尊严处于危机之中，我在这里郑重要求，可敬的法官先生给我判处死刑吧。我作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分享一下我那些已经牺牲的朋友们的光荣，也是为了蔑视那些威胁我的名誉的指控。我也好，我的那些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受到审判的同志们也好，我们都不是罪人，相反地，我们都是我们亲爱祖国的公仆。我相信公正的、诚实的伊朗人民一定认为这一判决是专断的，并且最后将证明自己富有献身精神的儿子是无辜的。你们可以给霍斯洛夫·鲁兹贝赫定罪，但是，你们却审判不了善良的人性、正直、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奋不顾身的精神。”⑤

你要记住这些话，我的儿子，让它们成为照耀你的生命的火花。

有些人对**思想、思想性**等词加以讽刺挖苦，认为英勇和思想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对这种人的内心活动，我是很了解的。这种人的精神生活极其贫乏空虚。他们不了解崇高精神生活的真正意义，从而也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他们以为具有崇高的思想就意味着成了思想的奴隶。照他们看来（这种看法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它很早以来就从一个历史时期传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一个人一旦丧失思想，就不再会作为有个性的人而存在，变成行尸走肉。这是多么可怜而又可悲！人只有依靠思想才能获得自己的个性，也才具有创造性，才能成为为某种事业献身奋斗的真正战士。人不可没有思想，